

馬元臺  
急黃公  
註素問靈樞

相搏之搏  
奇博禮儀  
行驚盛搜  
搏不程勇  
音亦讀為  
博

靈樞經合纂卷之二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本神篇第八

**註**此第推本五藏之神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於淫泆離藏。則精先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在我者。德也。地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

**註**此言人之德氣。受天地之德氣所生。以生精氣。魂魄志意智慮。故智者能全此神智。以順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焉。德者所得乎天。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也。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味。手之握。足之踏。在地所生之形氣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決氣篇曰。常先身生是謂之精。蓋未成形而先受天之精。故所生之來。謂之精。平人絕穀。篇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蓋本於先天所生之精。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精。肝為陽藏。而藏魂。肺為陰藏。而藏魄。魄隨神而往來。魄並精而出入。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天地之萬物。皆吾心之所任。心有所憶者。意也。意之所存者。志也。志有所變者。思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皆心神之運用。故智者順承天地之性。而得養生之道也。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

王宏義手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註**此詳人身德氣等義而唯智者惟能養生也天非無氣而主之以理故在我之德天之德也地非無德而運之以氣故在我之氣地之氣也則吾之生德所流氣所薄而生者也故謂之生然生之來者謂之精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吾人之精雖見於有生之後而寔由有生之初之精為之本也人者有陰斯有陽斯有衛營衛相搏神斯見矣其所謂魂者屬於陽然魂則隨神而往來其所謂魄者屬於陰然魄則並精而出入正以精對神而言則精為陰而神為陽故魂屬神而魄屬精也其所謂心者思慮舉不外於一心焉耳故凡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所謂神明也思有所慕者慮也慮有所處者智也此十三者愚人之所傷之如節云云智者善於養生上順天時下盡人事為能節陰陽而調剛柔所以邪僻不至而能長生久視於天地之間者也

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

**註**此承上文而言思慮志意皆心之所生是以思慮喜怒哀悲憂懼皆傷其心藏之神氣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註**此分論七情傷五藏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藏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尅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藏同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悵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

**註**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則悵亂而四支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

**註**悲哀肺之情也如肝因悲哀動中則傷肝藏所藏之魂魂傷則狂妄不精蓋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

筋而脈絡陰器陰縮脈學筋骨不舉情志傷而反於形也玉師曰膽附於肝藏府相通惟肝膽最為親切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草焦毛悴色夭死於夏

**喜**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藏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意者心之發蓋喜樂無極則神亦憚散而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草焦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

**怒**怒者肝之情也如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藏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府也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於心脾志并於脾肝氣并於腎乃子氣并於母也肺志并於肝心志并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心金行乘木名曰縱

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克者逆逆則傷矣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也

**恐**恐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

生故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神魄智意本於心腎精神之所

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神氣生於精

故五藏之精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神氣絕而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

魄魂之存亡意之得失五者已傷針不可以治之矣故當順天之性以調養其精氣神焉玉師曰恐懼

不解則傷精先天之精也五藏主藏精者後天

水穀之精也神氣皆生於精故曰陰虛則無氣

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藏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謂之五神藏也故

肝因悲哀動中者則傷魂。魂傷則善狂善忘而不精爽其志向亦不正其人當陰縮而筋攣其兩脇骨當不舉漸至竭絕而失生。毛悴色夭而死於秋何也。以金尅木也。○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則狂。狂者意不存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不存也。其入皮草當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何也。以火尅金也。○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又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瘦而為痿為厥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於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季夏何也。以土尅水也。○是故五臟皆有氣則各有精而五臟各有以藏之傷則失守而陰氣虛以五臟皆屬陰也。陰虛則五臟無氣所以隨時而死耳。○是故用針者當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意志或存或亡或得或失若五神已傷則毛悴色夭死期將至針不能以治之也。素問五藏別論篇曰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愚思鍼不可用則藥亦不可妄投矣。

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榮。榮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澁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張註**此言五藏之氣各有虛有實而見症之不同也。五藏各有所藏五志各有所舍。如五志受傷則有五志之病如藏氣不平則見藏氣之症故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也。肝者將軍之官故氣虛則恐氣實則怒脾主四肢故虛則四肢不用土灌四藏是以五藏不安腹乃脾土之郭郭故寔則腹脹經澁不利者不轉輸其水也。夫神懸則悲喜為心志故心氣虛則悲盛寔則笑不休肺主氣以司呼吸故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寔則喘喝胸滿而不得偃息也。腎為生氣之原故虛則手足厥冷腎者胃之關也故寔則關門不利而為脹矣。此五藏之氣各有太過不及而不安和當審其所見之氣而調之也。

**馬註**此言五藏有虛有實而其病形亦異也。人身之血藏於肝。▲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卧血歸於肝。而血則為魂之舍。惟肝氣虛則為恐。實則為怒。人之榮氣藏於脾而榮則為意之舍。惟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及五藏不安。以脾主四肢而脾為五藏之主也。實則腹脹經澁不利以脾之脈行於腹而土邪有餘故小便不利。人之脈藏於心而脈則為神之舍。惟心氣虛則悲寔則笑不休。○人之氣藏於肺則氣為魄之舍。惟肺氣虛則鼻塞不利且少氣。▲素問五藏別論云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寔則喘喝其胸必盈而息則首仰也。○人之精藏於腎而精則為志之舍。惟腎氣虛則為厥證。▲據素

問厥論當為寒厥。實則脹。以腎脈行於小腹也。其五藏不安。蓋脾腎為脹。皆五藏不安。以脹則自不能安也。○凡五藏之病。形如此。當知各藏之氣虛。實為病。然後可以調之。而調之又不可不謹也。▲針藥皆當謹調。

終始第九

馬氏曰：終始，本古經篇名。而伯乃述之，故前根結篇有云：九針之玄，要在終始。此又畢於終始，故知其為古經篇名也。按首無起句，當同前篇，俱為岐伯言也。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瀉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可令氣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

終始者始於五藏次於經脈終於六氣蓋五藏內生六經六經外合六氣然五藏又本於六氣之所生故曰人生於地命懸於

**張** 此篇論人之藏府陰陽經脈血氣本於天地之所生有始而有終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熱熱生心火火生苦苦生心火風寒暑濕燥熱天之六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是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五味五行五味以生人之五藏五藏內合六府以應地之五行外合六經以應天之六氣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為紀謂人之五藏本於五行之化也請言終始經脈為紀平與不平天道畢矣謂人之經脈應天之六氣也末結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太陰終者腹脹不得息是人之陰陽血氣始於地之五行天之六氣所生而終於地之六經天之六氣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生於五行而終於三陰三陽之數也陰者主藏陽者主府藏府陰陽之相合也陽受氣於四末陽受天氣於外也陰受氣於五藏陰受地氣於內也故寫者迎之迎陰氣之外出也補者隨之追陽氣之內交也故

**王** 此言凡刺之道當知此終始之篇大義也藏為陰府為陽陽在外受氣於四肢陰在內受氣於五藏故因其氣之來而迎之者寫之法也因其氣之往而隨之者補之法也知迎隨為補寫則陰陽諸經

和之氣可

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

天之五色經於五方之分而往生五行終始之道以五藏為紀而始於天故曰謹奉天道請言終始

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

**張**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者謂陰陽經脈應天之六氣也夫血脈本於五藏五行之所生而外合於陰陽蓋診其脈以候其氣也應四時者春夏之氣從左而右秋冬之氣從右而左是以春夏人迎微大秋冬氣口微大是謂平人上下相應者應天之六氣上下環轉往來不息六經之脈隨氣流行不結動也本末者有本標之出入寒溫者應寒暑之往來各相守司也形肉血氣謂脈外之血氣與六經陰脈必相稱也脈口人迎以候三陰三陽之氣是以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尺以候陰寸以候陽不稱尺寸者陰陽氣虛而又應於尺寸之脈也甘藥者調胃之藥謂三陰三陽之氣本於中焦胃府所生宜補其生氣之原道之流行故不可飲以至劑謂甘味太過反留中也弗灸者謂陰陽之氣不足於外非經脈之陷下也因而瀉之則五藏氣壞者六氣化生夫

**馬**此行言持寸口人迎之脈可以別平人與病人而病人之少氣者當調以甘藥而不宜施以針灸也請陰陽諸經之虛實平否皆可奉天道以知之矣夫所謂平人者不病之人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脈口微大與四時相應又俱往來與尺寸相應矣上謂寸下謂尺手足各有六經無結脈無動脈審其本末察其寒溫此語見本經禁服篇各有司與時相宜形肉血氣相稱是之謂平人也其正氣衰少故脈口少氣而尺亦然乃陰經不足也人迎少氣而寸亦然乃陽經不足也若瀉陽經而陰經愈竭若瀉陰經則陽經益脫此針之所以不可施也僅可將理以甘和之藥不可飲以至補至瀉之劑且灸亦不可妄用倘病有未已而針灸誤瀉則五藏之氣益壞矣豈可哉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

字以明十  
二經中止  
有六氣曰  
寸口曰脈  
口曰氣口  
言氣在寸  
脈之上口  
也氣者三  
陰所出之  
氣人迎胃  
脈也言陰  
陽六氣始  
於先天之  
陰生於胃  
脫之陽  
數音朔  
太陰為之  
行氣於三  
陰陽明者  
表也亦為  
之行氣於  
三陽

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部

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

**張**左為人迎。右為氣口。以候三陰。三陰之氣。口人迎。此與禁服等篇義同。滑伯仁言。古以來喉兩

旋。地道左遷。故以左候陽。而右候陰也。躁者。陰中之動。象蓋六氣皆由陰而生。從地而出。故止合足

之六經。其有躁者。在手以合六藏。六府。十二經脈。蓋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非六氣之分。手與

足也。外格者。謂陽盛於外。而無陰氣之和。內關者。陰盛於內。而無陽氣之和。關格者。陰陽不交。於

左右也。開之曰脈口。太陰也。人迎陽明也。蓋藏氣者。不能自至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是

左右皆屬太陰。而皆有陽明之胃氣。以陽氣從左而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以左候三陽。右候三陰。非

左主陽。而右主陰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是為平人。

若左獨主陽。右獨主陰。是為關。陰格。陽之死候矣。

**馬**此言脈口。人迎之脈。而決其病在何經。甚至脈為關格。則死也。人迎一盛。二盛。三盛。四盛者。較之脈

而加之。以躁動。則在手少陽。三焦經。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二盛而加。以躁動。則在手

太陽。小腸經。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盛而加。以躁動。則在手陽明。大腸經。人迎四盛。病在足

外。左主手。寸關為東南。春夏。右主足。少陽。三焦經。人迎五盛。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五盛而加。以躁動。則在手

沉。溢格拒於外。而在內六陰經之脈。不得運之。以出於外矣。夫是之謂外格也。下支有內關不通。死

陰。二瀉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瀉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瀉。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瀉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瀉。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

**補瀉** 補瀉者。和調陰陽之氣平也。陽二瀉而陰一瀉者。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也。陽補二而陰補一者。陽可盛而陰不可盛也。故溢陽不曰死。溢陰者死不治矣。必切而驗之者。切其人迎氣口以驗三陰三陽之氣也。疏當作躁。謂一盛而躁二盛而躁。當取手之陰陽也。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蓋三陰三陽之氣。乃陽明水穀之所生也。人迎與脈口俱盛。命曰陰陽俱溢。蓋陰盛於內。則陽盛於外矣。陽盛於左。則陰盛於右矣。如是者。若不以針開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則內傷五藏矣。夫盛則瀉之。虛則補之。陷下則灸之。此陰陽之氣偏盛不和。非陷下也。故灸之。則生他病矣。

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瀉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氣血不行。

**氣調而止** 此言三陰三陽之氣。從五藏之所生。故曰明。知終始。五藏為紀。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謂陰陽之氣偏盛。刺之和調。則止矣。然又當補陰瀉陽。補陰者。補五藏之裏陰瀉陽者。導六氣之外出。六節藏象論曰。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順氣篇曰。五音者。音主長夏。是補其藏陰。則心肺脾藏之氣和。而音聲益彰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之氣盛。則耳目聰明矣。補其藏陰。導其氣出。則三陰三陽之氣和。調而無偏盛之患矣。夫陰陽血氣。本於胃府。五藏之所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以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故不補陰瀉陽。則氣血不行。

**此言** 此言據人迎脈口之脈。當施補瀉之法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膽經。則膽與肝為表裡。乃膽寔而肝虛也。當瀉足少陽。膽經。而補足厥陰。肝經。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瀉倍而補半也。一日刺之者。一

此火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蓋彼此之穴相間之謂疎也候至氣和乃止針  
由此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瀉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人迎二盛病在  
足太陽勝於經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當瀉手少陽三焦經而補手厥陰心包絡經矣○人迎二盛病在  
二穴而補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穴則間日一次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經之上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小腸經當瀉手太陽小腸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三盛病在足陽明胃經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小腸經當瀉手太陽小腸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瀉者二穴而補者一穴二日內止刺一穴則間日一次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候其氣和而乃止針△下文曰所謂日二取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由此推之則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胃經當瀉手陽明胃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厥陰肝經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肝經當瀉手厥陰肝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也一日刺之者一次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推之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肝經當瀉手厥陰肝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陰腎經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肝經當瀉手厥陰肝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刺一次則間日一刺也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由此推之則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心經當瀉手少陰心經而補手太陽小腸經矣○人迎  
陰脾經則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心經當瀉手少陰心經而補手太陽小腸經矣○人迎  
刺之必切其脈而驗其病之退否疎而取穴於肝胆二經之上  
而躁病在手太陽陰當瀉手太陽陰經而補手少陰心經矣○人迎  
曰間日一刺之惟胃與脾則一日二取之者正以陽明主胃大富於穀氣故一日一取之勝於與腎則  
迎與脈口俱盛皆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謂之關格如此者而不刺以開之則血氣閉塞脈氣不行  
邪氣流淫於中五藏內傷病至若此而始圖灸之則變易而為他病矣△由此觀之則灸氣不及針後人  
不察病勢已危而概用灸火者晚矣△是以凡行刺者必早乘其病勢以調其氣候至氣和而止針或  
補陰經以瀉陽經或補陽經以瀉陰經則音聲能彰耳聰目明矣否則氣血不行而病必至危也△按  
此即人迎脈口以知虛實遂瀉陰補陽瀉陽補陰乃診治至妙之法也豈特用針為然奈何後世不講  
而脈既不明治亦無法  
致人夭札者多痛哉

所謂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  
寔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

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

**經**

此言補瀉三陰三陽之氣。必俟經脈和調。所謂終始者。經脈為紀也。瀉者瀉其盛而益其虛也。堅實也。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若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已和調。而所生之病未去也。補者所以益

實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脈之所生。故所謂氣至而有効者。針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

去也。蓋始在三陰三陽之是動。漸及於經脈之所生。故所謂氣至而有効者。針在三陰三陽之氣分。經

脈雖不隨針而經脈之病必衰去。經氣之相應也。故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傳於終始矣。

言陰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寒。以經取之。蓋

陽之氣已如其故。而無虛實。則脈應和調矣。脈不調者。所生病也。故當取之其經。所謂不虛不寒。以經取之。蓋

經也。此承上文而言。補瀉之法。候氣至而有效也。九針十二原篇有云。刺之效。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

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夫所謂氣至而有效者。正以其瀉者已虛。而補者已實也。蓋瀉則益之以虛。大也。若

虛者貴於脈之不堅。所以脈盡如其舊。而按之不堅也。大如其舊。猶今之所謂盡如其舊。非脈之盛

盡如其舊。而按之堅也。苟不堅。則適纔雖言身去也。補則益之以寬。寬者貴於脈之堅。所以脈

虛實之所由驗也。故補之而實。則脈必堅。瀉之而虛。則脈必不堅。其病有痛者。雖不隨針而即去。然亦

必以漸而衰矣。為醫者必先通於十二經脈之所生病。或虛或實。當補當瀉。而後可傳。以終始篇之大

義矣。欲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及虛實補瀉。必明於本經經脈第十篇。而後可。正以陰經陽經病

各有在不相轉移。虛之寔之法。有攸當。不得傾易。故當取之於其各

經耳。按此則用藥以補瀉。而病之去否。亦可以脈之堅否為驗矣。

**經**

此節大意見前

官針第五節

脈內之氣  
升浮而出  
脈外之氣  
降沉而入  
即下文春  
氣在毛冬  
氣在筋骨

**張註**此承上文而言去陰陽偏盛之邪。又當調其經脈也。穀氣者榮衛血氣生於水穀之精。謂經脈之氣也。陽邪陰邪者。陰陽偏盛之氣也。蓋因邪僻妄合於氣分。使陰陽之氣不和。而易居也。逆順者。謂皮

膚之氣血從臂肘而行於手腕之前。經脈之血氣從指井而行於手腕之後。病則逆順相反矣。浮沉異處者。陰陽之氣與經脈不相合也。四時不得者。不得其升降浮沉也。此因邪僻淫佚於陰陽之氣分。而

致經脈之氣不調也。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而陰陽之氣調矣。三刺則穀氣至。而經脈之血氣和矣。故已補其三陽之實。則陽脈虛矣。故已刺則陰邪出。而陰陽之氣調矣。三刺則穀氣至。而經脈之血氣

已調。而病如愈也。故曰補則虛。虛則實。已知穀氣至。而三陰之虛。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能調而病如愈也。故曰補則虛。虛則實。已知穀氣至。而三陰之虛。則陰脈虛矣。已補其三陰之虛。則陰脈實矣。

再刺則陰邪出。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蓋在皮膚分腠之間。邪氣

以致穀氣不在脈也。故曰痛雖不隨。鍼謂鍼在皮膚而痛。應於脈。非鍼在脈而痛於脈也。聞之曰經脈

之血氣。水穀之所生也。故曰痛雖不隨。鍼謂鍼在皮膚而痛。應於脈。非鍼在脈而痛於脈也。聞之曰經脈

之氣和。而經脈未調也。穀氣至。而後經脈和。調故曰凡刺之屬三。此承上文而言。病必衰去者。正以三法行。而穀氣至也。凡刺法之所屬有三。由初刺次刺三刺。以致

行。其穀氣來至者。何哉。蓋病者始時。邪僻之氣妄合。正氣陰陽諸經。似相易而居表裡逆順。似相反。而

出其陰氣之邪。三刺之。以致其穀氣則已補。而實已瀉。而虛故已知其穀氣之至也。斯時也。邪氣已去。陰陽諸經。雖未即調。而知其病之必愈。上文所謂補則

實瀉。則虛病雖不隨。鍼即去。而病必衰去者。復何疑哉。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瀉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瀉其陽。而和之。

**張註**此復論調和經脈之陰陽。所謂盛則瀉之。虛則補之者。調和三陰三陽之氣也。不虛不寒。以經脈所

生。故當先補其正虛。而後瀉其邪實。開之曰前節論調氣。而經脈不調。上節論在皮膚。以致穀氣此節論取之其經

此承上文而言。陰經陽經之補瀉。其法當有先後也。夫脈口盛而六陰為病。是陰經盛。而陽經虛也。而後瀉其陽。以和之。何也。邪氣雖當去。而尤必以扶正氣為先。

張註

五藏之經隧出於皮膚而見於尺寸此復論五行之氣本於先天之腎藏下出於脛氣之街散於皮膚

斜入脛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其別者斜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

諸絡以溫足脛是先天水火之氣下出於脛氣之街故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氣起於足五指之裏

五行之氣隨衝脈與少陰之大絡注於足大指之間而復上行故少陰在下者謂天一之水地二之火

五藏五行之氣生於中焦之陽明。始於下焦之少陰。其上行者出於陽明。而走又覆其下行。故金土之

而動於足  
大指之間

此言足之三經當驗其虛實而補瀉之也。據本節後文則三脈者足陽明胃經足厥陰肝經足少陰

上三動於大指次指之間正以大敦行間太衝中封在足附內也少陰則動於足心其大勇足力

足跖之下也。必審其脈之虛實。若虛者而瀉之。是謂重虛。病之所以益甚也。凡刺此者。須以指按之脈。

益甚也。且視其脈之所動者。陽明則在於足之上。厥陰則在於二經之中。少陰則在於足之下耳。

肩胛中膺背腧中肩膊虛者取之

此言凡取穴者必當各中其所也。胸之兩旁謂之膺。故膺內有腧如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窻。腎經

諸穴居背之四行不刺背膺者當中其膺可也背內有膺如督脈經諸穴居脊之中膀胱經

重舌。注。以被戕也。

此言刺重舌之法也。舌在上放曰上。舌下注舌。謂之重舌。當刺其舌注。▲在舌下之注。▼用之以破

鍼耳。▲九鍼篇云。鈹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去大癰腫。兩熱相爭。官鍼篇云。病為大膿者。

取以鉗鉗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張**夫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脈外之氣分也此承上文而言五行之氣從足上行如有虛者取之取之者謂迎其氣之外出也胃肺在膈中脾肺在膈旁肺俞在背肩心之竅在舌肝之氣在筋腎之氣在骨是五藏之氣虛者各隨其所在而取之玉師曰此論脈外之氣故在心止言舌而不言脈本篇重在五行六氣之生始出入故篇名終始而論刺則曰虛者取之曰以鉗針也曰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讀者味之其義自得○張開之曰上節曰少陰在下陽明在上謂數之始於一而終於五氣從下而上也此節先言膈俞而末言其病在骨謂數之成於五而歸於一復從上而下也

**馬**此言屈伸可驗筋骨之病當各守其法以刺之也凡手雖能屈而實不能伸者正以筋甚拘攣故屈有所傷故伸易而屈難其病在骨治之者亦惟在骨守骨耳不可誤求之筋也

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病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病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

**馬**此言補瀉之法所以出其邪氣而復其正氣也補瀉之法須待其一時方寒則行瀉法一方猶俗云變方也當深其針以取之少按其病以極出其邪氣一時方虛當淺其針以養其正氣之脈且急按其病無使邪氣又得而入也蓋邪氣之來其針下必緊而疾穀氣之來其針下必徐而和可得而驗者也况病之虛寒係於脈之虛實故即脈之虛實以為刺之深淺而泄其邪氣養其正氣焉耳

刺諸痛者其脈皆實

**張**此論身形之應四方也一方實深取之一方虛淺刺之脈實者深刺之脈虛者淺刺之此論四方之虛實也經云氣傷痛諸痛者其脈皆實言四方之氣歸於中央為實此承上文而言脈實者當瀉以凡刺諸痛者其脈必實故也

上篇論四  
方此篇論  
上下

齊劑同素  
問有刺齊  
論

經脈之血  
氣隨春氣

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註張**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故者承上文而言言人之形氣生於六合之內應天地之上下四旁故曰天地為生化之字

**註馬**此言病有所主之經見治之者當分經也素問六微旨大論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樞旁二寸本經陰陽繫日月篇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曰從腰以上手太陰

肺經手陽明大腸經主之蓋肺經自胸行手大腸經自手行頭也從腰以下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主之蓋脾經自足入腹胃經自足上面也四經各有所主則各經宜各有所取耳

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

**註張**此言形身之上下應天地之氣交六微旨論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上下相召升降相因是以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因氣之上下升降也邪客篇曰天圓地方人頭

**註馬**泉之上下也夫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知血氣之生始出入應天地之五運六氣上下四旁天道畢矣此言治病有遠取之法也有病雖在上其脈與下通當取之下有病雖在下其脈與上通當取之高

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

**註張**上節論上下之氣交此論天地之定位頭以應天足以應地手足應四旁蓋天地四方之氣各有所生之本位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足者足重隨其所生而取之重者守而不動也問之曰前節論四

方之氣流行故有一方實一方虛如金行乘木則東方實而西方虛矣此論上下四方之定位故生於手者臂重生於足者足重也

**註馬**此言治病有先取之法也病生於頭者其頭必重餘病皆從此始故治病者先取之頭至於手病而臂重足病而足重其法亦猶是耳即先求其本之義也

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

瘦人者以春夏之齊

**註張**此言三陰三陽之氣應天地之四時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也陰陽之氣始於膚表從外而內與經脈之出入不同故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蓋始於皮毛而入於筋骨自外

而內也。肥人之皮膚溼分肉不解。氣留於陰久。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深取之也。瘦人之皮膚滑分肉解。氣留於陽久。故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淺取之也。齊者。與時一之也。開之曰。首六句。論四時謂氣之從外而入。後四句。論肥瘦謂氣之從內而出。蓋六氣雖通行於膚表。然本於內之所生。男應畧曰。從外而入。天之氣也。從內而生。人之氣也。人與天地相合。或從外。或從內。出入者。也。此言治法有淺深。當隨時因人而施也。春氣則發於毫毛。夏氣則出於皮膚。秋氣初入於分肉。冬氣則入於筋骨。凡刺此四者。春夏則取之毫毛。皮膚而淺。其針。秋冬則取之分肉。筋骨而深。其鍼所謂隨時以為劑也。後世之齊從劑。蓋用刀以製藥也。今針曰。齊者。猶之用藥。故耳。故云。然人之肥者。其病必深。故用秋冬之劑。人之瘦者。其病乃淺。故用春夏之劑。所謂因人而施者。又如此。

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

**張**此論表裏上下之陰陽。夫表為陽。裡為陰。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故癢者內也。此言表裏之陰陽也。病在上者為陽。病在下者為陰。名曰痺。痺者。痛也。故病痛者。陰也。以手按之。不得者。留痺之在

**馬**此言病在陰陽。故刺之有淺深也。陰經為陰。陽經為陽。痛為陰。癢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病在陰者。深取之。病在陽者。淺刺之。

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

**張**此承上文而言。表裏上下陰陽之氣。交相貫通。故有先後之分。陽內經云。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從內之外者。先調其內。從外之內者。先治其外。

**馬**此言病有所由起。故刺有所先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按此節大義。與上病生於頭者。頭重一節相同。

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

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馬**素問明有厥論。本經寒熱病篇。亦有刺寒厥熱厥法。

**張**此論寒熱之陰陽。厥逆也。刺熱厥者。留鍼俟鍼下寒。乃去針也。刺寒厥者。留針俟針下熱。乃去針也。二陰一陽。二陽一陰者。謂寒熱陰陽之氣。互相交通。故不獨取陽而獨取陰也。開之曰。一二者。陰陽

水火之生數也。

生數也。

**註馬**此言刺厥病之有法也。素問厥論有寒熱二證。刺熱厥者久留其鍼。反能為寒。而熱可去。刺寒厥者久留其鍼。反能為熱。而寒可去。刺熱厥者補陰經二次。寫陽經一次。蓋陽盛則陰退。寒當自去也。所謂寒厥者。補陽經二次。寫陰經一次。蓋陰盛則陽退。熱當自去也。刺二陰者。二次。刺陰經也。一陽者。一次。瀉陽經也。其二陽一陰可推矣。

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

**註張**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晝明夜晦。病久者邪氣入深。邪與正爭。則久留於陰。間日而後出於陽。是以間日復刺之者。俟氣至而取之也。左右陽陰之道。路也。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也。此篇論終始之道。本於五行六氣。五行應神機之出入。六氣應天道之右旋。行針之士。能順上下之運行。調左右之間氣。去血脈之宛陳。刺道畢矣。

**註馬**此言久病治之有法也。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

**註馬**此言氣虛脈盛者。當行繆刺之法也。形肉雖未脫。元氣則衰。少然而脈又躁動。是謂氣虛脈盛也。當行繆刺之法。即左病取右。絡穴右病取左。絡穴是也。其精氣之散。可以收之。邪氣之聚。可以散之。

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魂魄不散。

**註張**此言鍼刺之法。必察其病者之形氣。占其精神。而後乃行鍼也。形肉未脫。形氣相得也。夫氣生於下。也。繆刺者。左刺右。右刺左。陽取陰。陰取陽。和其血氣。調其陰陽。使經脈之散氣。可收在下之聚氣。可布於上。深居靜處。養其氣也。閉戶塞牖。無外其志也。魂魄不散。精神內守也。此言治病者。必使病人之血氣調和。精神內守。而後可以行針。

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

**註馬**此言用針者。當預養其神。以行鍼也。凡用針者。雖占病者之神氣往來。然必先自養其神氣。故深居靜處。閉戶塞牖。魂魄精氣。神意皆會於一。令志已在針方淺而留之。或微而浮之。以移病者之神。候其真氣已至。而乃止鍼也。